

爱情与言情小说

岑凯伦

模糊了眼前的一片
温暖着情爱的世界

烟雨迷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模糊了眼前的一

温暖着情

烟雨迷朦

爱情鸟专辑之三

烟 雨 迷 朦

YAN YU MI MENG

岑凯伦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SICHUAN WENYI CHUBANSHI

1996 · 2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朱诚蓉

封面设计:自 豪

版面设计:王 军

书 名	烟雨迷朦	全套定价 46.80 元	每册 7.80 元
作 者	朱凯伦	ISBN7-5411-1457-X/1 · 1358	
1996 年 2 月	第一版	1996 年 2 月第次一印刷	
开本 787×1092mm	1/32	印数 1—10000 册	
印张 39		字数 750 千	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		(成都盐道街 3 号)	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		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	

内 容 简 介

感情脆弱、个性单纯的她，在情感路上
历经了艰辛。面对无奈、多情又无情的
爱，她从内心发出感叹，雨快些停吧，风
快些停吧，我心碎了，碎成千片万片，正
随风而去……

她

如花一般娇嫩，如诗一般清丽，如月一
般纯洁，

初恋象蜜一样滋润着她，

可一阵狂风暴雨把初恋摧毁了，她的心
碎成千片万片……

第一章

人类最深刻的爱是什么？是父爱。

人类最博大的爱是什么？是母爱。

人类最持久的爱是什么？是夫妻之爱。

人类最浪漫的爱是什么？是情人之爱。

人类最灿烂的爱是什么？是少男少女的初恋。

初恋，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。以后无论经历怎样的爱，哪怕是爱的狂涛，也比不上初恋脉脉含情的一眼，哪怕是爱的深渊，也抵不上初恋溃败一瞬。

人，经过初恋，才会从朦胧走向清晰，从暗昧走向光明，从毛糙走向成熟。

初恋为什么刻骨铭骨，因为那是第一次的异性吸引的火山喷发，是第一次情感经历的咀嚼，或疼或甜蜜。

初恋的最高形式是一见钟情。不是一见钟情的“恋情”最多是兄妹之情、朋友之情。

初恋又是那么的脆弱，因为外界的一点刺激就会消失。

一见钟情的激情又是多么的不确定，仅仅是环境些微改变便坍台。

初恋的悲剧如泣如诉，初恋的力量似江似河。

王一心和云岫不是一见钟情，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多的误会和滂沱泪雨。

花诗月对张万俊一见钟情，因此他们之间才有如此多的曲折和无言的苦痛。

王一心一见花诗月就钟情，于是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苦苦追求。

※

※

※

刚放完暑假，云岫和美娟都准备升上大二。

上学期，她们也学着别人在外面租了间屋子，这学期她们打算如法炮制一番。

这只是间不算大的房子，房东太太竟然想趁现在僧多粥少的时候，狠狠敲她们一笔，竟然要价一个月三百块。

听到房东太太要价三百，云岫和美娟都大感错愕，她们还以为听错了，纷纷睁大眼睛，狐疑地望着房东太太问：“三百块？”

见她们的表情如此错愕，房东太太倒强自镇静地说：“就三百块，租不起？那就不要租好了，反正今天有别的学生来看过这房子，他们出的就是这种价钱，你们不要，别人还抢着要呢！”

云岫和美娟相觑了一眼，云岫忍不住想大发雷霆，这房东太太实在太可恶了，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美娟知道云

岫就要发作，没有等她开口，便抢着说道：“房东太太，不是我们不愿意付这种价钱，而是……你也知道我们只是学生，要我们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，实在有些困难……”

房东太太可顾不得她们有什么苦衷，她只是满脑子的钱，甚至，她还对美娟的话大大感到不满，“我说过了，租不起就不要租，你们考虑的结果如何，是你们的事，我走了……”

说完，房东太太真的连头都没回就走了，丢给她们的却是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和满心的疑惑。然而，问题还是得解决，总不能教她们跑去睡马路中间吧！两人考虑了一下，决定带着行李去找王一心他们。

门开了，刘真看见她们手上拿着行李，迅即露出满脸的狐疑和困惑，他关心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云岫和美娟只是默默相觑了一眼，默默走进屋子里来了。

林钟看见她们，半开玩笑半调侃的说：“看你们一副落魄相，是不是被房东赶出家门了？”

林钟平常是开玩笑开惯了，可是今天云岫和美娟的心情糟透了，哪来的兴致和他开任何玩笑？美娟忍不住轻声斥责他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”

经美娟这么一说，林钟也嗅到一点事态严重的味道，变得严肃起来。

刘真很关心地望着云岫说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休息片刻，云岫和美娟便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

美娟神情凝重的说：“我真担心如果筹不出那三百块，我和云岫只好去睡马路了。”

听完她们的话，林钟竟然还可以用轻松的语气，笑着说：“放心啦！事情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！”

林钟是如此乐天派的个性，美娟忍不住反问他：“什么事才叫严重？难道真要我和云岫去睡马路，才叫严重吗？”

“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更何况天无绝人之路嘛！是不是？”

听林钟这么说，仿佛他早已有了办法，刘真不禁好奇的问他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你早就有办法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点说出来吧！”

大伙正心急的望着林钟，只见他不疾不徐的说：“办法是有了，可是也得看你们肯不肯配合？”

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，任何建议都值得姑且一听，云岫因此着急的说：“什么建议？你快说呀！”

林钟看了看大伙，满脸得意的说：“你们担心的只不过是房租问题，那么再找个室友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？”

云岫和美娟互望了一眼，林钟的建议令她们深深感到犹豫。

正当林钟为自己的建议而洋洋得意之际，美娟却泼了他一头冷水，“不行，这个办法我们不能接受……”

林钟为此震了一下，他没想到美娟竟会泼他冷水，因而他睁大眼睛望着美娟说：“为什么不行？！”

美娟义正严辞的说：“现在社会如此险恶，坏人又那么多，你能分清楚哪一个好人？哪一个又是坏人？万一找

来一个坏人，那不等于是引狼入室吗？到时恐怕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那时候你要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见大家反对他的意见，林钟只好无所谓的耸耸肩，“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睡马路了。”

“云岫……”

听到王一心喊她，云岫悄悄回过头望着他。

“我觉得你们倒不妨试试林钟的建议，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云岫此时心中仍有些疑虑。

“天底下的人并非全都是坏人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筹到那笔钱，也许找个新室友分担一下，不失为没办法中的办法，不是吗？”

※

※

※

她们一连考虑了几天，王一心和林钟终于说服了她们。告示贴出去之后，反应竟十分热络，许多人找上门来，却没有一个是适合的。几天下来，云岫和美娟也觉得心灰意冷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一天下午，门铃又响了起来，这几天的失败已使她们感到意兴阑珊，谁也不愿意出去开门。王一心不得已只好站起来去开门。门开了，他却吓了一跳，顿时愣在原地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只见一个长得非常清秀的女孩，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、两只清澈的眼眸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清丽透逸的丰采。王

一心愣在那里，只觉得脸红心跳。

那女孩也看出王一心神情，满脸羞怯的说：“请问这里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？”

王一心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这下脸更红了，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，把女孩请进屋里。

这是云岫第一次看到花诗月，她发现她有一股魔力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令身边的人喜欢上她；尤其是男人，男人只要见到她，就会像蜜蜂般的粘上她，绕着她团团转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人也像蜜蜂一样绕着她团团转，云岫敏感的发觉到，一向阴郁沉默的王一心，脸上竟也散发出动人的光彩。

美娟本来和云岫是同一阵线上的，可是，今天却连她也失常了，她和花诗月也聊得异常热络，仿佛也被花诗月给收买了。一时之间屋子里除了云岫之外，似乎每一个人都因花诗月的到来而走了样。

云岫本来一直沉默着，可是听到美娟说：“那么以后你就住下来吧……”才如梦初醒，反对的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里……”

见云岫如此激烈的反对，大家都是一阵错愕，睁大眼睛望着云岫，就像她是从外太空来的一样。美娟忙问：“云岫，你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……。”

云岫也为自己的反应感到讶异，但既然话已出口，只有顺水推舟的说：“反正我不欢迎她住在这里就是了。”

大家对云岫的反对都十分不解，“云岫！你怎么搞的……”美娟问道。

其实说穿了，云岫是嫉妒心作祟，花诗月如此美丽又具有如此迷人的媚力，云岫实在不愿跟她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受她的威胁，更何况她已经从王一心脸上读出异样的讯息，她更不能放心地让花诗月住进来。

花诗月默默看了云岫一眼，她不愿让云岫太过为难，于是说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我想我会有地方去的……”

外面的天色已经非常昏暗了，时候已是不早，花诗月又是独自一个人，让她一个人离去，大家都放心不下，纷纷替她担心着。

“都已经这么晚了，她又是一个单身女子，万一她真的因此发生什么意外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”林钟忍不住替她求情道。

听林钟这么说，刘真也在一旁劝道：“既然天已经这么黑了，就让她在这里睡一晚好了，有事明天再说，如何？”

美娟从第一眼见到花诗月之后，就情不自禁的被她吸引住了，这时便也跟着开口：“云岫……”

云岫默默的看了花诗月一眼，她虽然仍心有不甘，但见大家左一句、右一句的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说：“好啦！好啦！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坚持的，只是到时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不管。”

※ ※ ※

花诗月就这样住进来，成了三剑客中的一员。表面看似既无风也无雨，暗地里，王一心却早已情不自禁的被花诗月吸引住了，他来她们这里的频率，不但比从前高出

了许多，而且只要花诗月一出现，他的目光总会随她而转动。

女人的感觉永远都是敏锐的，虽然王一心总是努力的压抑和克制这份情感，但终究还是逃不过云岫的眼睛，云岫质问他：“王一心，你……你好像对花诗月很在意，是不是？”

被说中了心事，王一心脸颊迅即绯红，他摇着头否认，“云岫，没有的事，你不要乱猜。”

看见王一心脸上的表情，云岫因妒嫉而变得怒不可遏，“我乱猜吗？那只有你自己才知道，否则为什么你总是盯着花诗月看？为什么你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她？而且自从她搬来之后，你就常常来我们这里。”

看见云岫因为气愤而丧失了理智，说出来的话也口不择言，王一心叹了口气，蹙着眉头说：“云岫！你为什么要为这无谓的理由跟我争吵？”

这些日子，云岫积压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安，此时她再也忍受不了，一口气爆发出来，“无谓的理由？我看你只是不愿承认罢了，否则你就不会那么关心花诗月，甚至眼睛一直盯在她身上了……”

就在云岫和王一心争吵的同时，花诗月也由外头回来，见云岫红着眼睛，且面红耳赤的样子，她知道她正在跟王一心争吵，因此，她只匆匆的说句：“对不起！”便溜进房间。

云岫正在气头上，看见花诗月，她不由得怒气冲天的大叫：“站住！”

瞬间，屋子里的空气凝结住了，王一心不知云岫想干什么，着急的望着云岫说：“云岫你想干什么？你不会想把事情闹大吧？”

看见王一心这个样子，云岫更加怒不可遏，“怎么？怕我拆穿你们的一切？”

花诗月见云岫误解她的样子，心里也很着急，捺着性子对云岫解释道：“云岫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和王一心之间什么也没有……”

王一心心虚的看了花诗月一眼，他眼中明显流露着怜惜之情，但他明白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

※ ※ ※

情感压抑在心底太久，终有爆发的一天。

这天，只有花诗月一个人在家，云岫和美娟都有课。王一心却偏偏挑了今天来访。

见是王一心，花诗月相当的惶恐，她不想让云岫误解他，因而她想逃避，“云岫去上课了，还没回来，你可不可以晚点再来？”

王一心不想再逃避，这段日子他过得好痛苦，“我知道，但是，我今天不是来找云岫，而是找你的……”

其实，王一心对花诗月的感情，花诗月不可能看得出来、感觉不到，从他的眼神，花诗月就已知道大概，只是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不断告诉自己，不可以抢云岫的男朋友。看王一心如此莽撞的跑来找她，她感到十分意外，但除此之外，她有更多的不安。

王一心不知如何解释这一切，涨红着脸说道：“花诗月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有些唐突，可是我……”

花诗月此时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情绪显得激动而无法自持，“够了！王一心，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要说什么，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，但是，请你不要再说了……”

看见花诗月这个样子，王一心更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一吐为快，他痛苦的说：“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云岫不公平，相信我，我也曾努力压抑自己，可是，每一次见到你我就情不自禁，我也不懂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面对王一心的话，花诗月一时哑口无言，眼眶红了起来。

王一心见状，心下也慌了，他结巴的说：“花诗月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花诗月抬起头望了王一心一眼，痛苦地、挣扎地说：“不要，王一心，你不可以爱上我，既然你知道这样做对云岫不公平，那么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对她。”

王一心痛苦地望进花诗月的眼眸深处去，他说：“如果我说这一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云岫，我只不过把她当妹妹看待，你还会要我好好的去对她吗？”

花诗月逃避王一心的眼神，就像要逃避自己，她痛苦的说：“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也不爱你，你是不是会放过我，是不是？”

如果花诗月对王一心没有感情，她眼底不会充满泪水，看到花诗月为了要逃避自己，而弄得痛苦不堪，王一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竟然想以吻证实一切。

然而花诗月却急急的推开他，用力的搥了王一心一巴掌，“不可以！王一心，你走！我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。”

王一心愣愣地看着花诗月，他心有不甘，他感到颊边是火辣辣的，他挣扎地说：“为什么？花诗月，你明明是我的，为什么？”

花诗月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她不要让这一切再发生，激动的嚷着：“你走不走？如果你不走，那么我走好了。”

※ ※ ※

酒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

难怪古代诗人要说“一醉解千愁”。

那晚王一心实在喝了太多的酒，回到家时，已是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了，他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摆摆，站都站不住了。

刘真和林钟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将他扶进屋子里，看见一向不善于喝酒的王一心竟喝得酩酊大醉，刘真好奇的问他：“王一心，你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喝得那么稀醉？是不是跟云岫吵架了？”

提起云岫的名字，今天所发生的事不禁又回到王一心的脑海中，王一心有些暴跳如雷的说：“不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……”

刘真和林钟互觑了一眼，两人都感到非常纳闷，刘真忍不住又问：“王一心，你说什么？你和云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王一心已经变得歇斯底里，他感到无力，感到困顿极

了。他摊在椅子上无力的说：“如果不是因为云岫，花诗月不会用那种态度对我，她明明是爱我的，可是……”

听王一心这么说，刘真和林钟都难以置信，尤其刘真听见王一心如此对待云岫，更是激动不已，“你是说，你和花诗月……王一心，你应该明白云岫对你的感情，你怎么可以做出对不起她的事？”

王一心看着刘真叹了口气，他知道爱情本身就难以捉摸，他解释的说：“刘真，你不会了解的，我一直把云岫当妹妹，我知道我对她的感情绝不是爱情，可是从第一眼看见花诗月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“你就情不自禁爱上她了？”林钟替他接口。

王一心不想否认，默默的点点头。

看见王一心点头，刘真气愤得想冲上去给王一心一拳，“荒唐！这简直可笑。如果你从未喜欢过云岫，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？现在，你玩弄够了，就轻易将她甩开，还说对她的感情不是爱情！王一心，如果你胆敢做出对不起云岫的事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刘真真想一拳狠狠打在王一心脸上，将他打醒，要他停止藉酒装疯。林钟见他如此激动，怕他控制不住自己，真的和王一心打起来，赶忙上前制止。

刘真看了林钟一眼，觉得自己是太冲动了，缓缓松开王一心的手，走了出去。

※

※

※

这阵子，王一心似乎有意避着云岫，云岫找不到王一